

#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苹果奇缘”

二战期间,12岁波兰犹太男孩赫尔曼·罗森布拉特被关进了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纳粹集中营,在赫尔曼被关押期间,集中营外一家农场中的9岁小女孩罗玛·拉德兹基每天都会隔着铁丝网向他扔一个苹果,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赫尔曼将这个扔苹果的女孩称做是他的“天使女孩”。然而6个月后,赫尔曼就被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家集中营,他和自己的“天使女孩”彻底失去了联系。苏联红军后来解放了囚禁赫尔曼的集中营,赫尔曼二战后辗转移民到了美国纽约生活。然而令人不敢相信的是,1958年,一个朋友牵线搭桥、介绍赫尔曼和一个移民美国的波兰女孩约会时,赫尔曼在交谈中震惊地发现,这个名叫罗玛的女孩正是当年在德国集中营外每天向他扔一只苹果的“天使女孩”!赫尔曼当天就向罗玛求婚,如今他们已经在幸福生活了50年。赫尔曼将自己和罗玛的“苹果奇缘”写成了儿童图画书《天使女孩》,他们的传奇爱情故事正在被好莱坞拍摄成电影《栅栏之花》。

## 他被关进纳粹集中营

据报道,现年79岁的美国老翁赫尔曼·罗森布拉特是一名波兰裔犹太人,当年,他和家人一起从自己家中被赶到了波兰皮奥特鲁考市的一个犹太人区生活,赫尔曼的父亲患上了斑疹伤寒症,他在临死前对赫尔曼说:“如果你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你的心中不要抱着怨恨生活,你要对每个人保持宽容。”父亲两天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赫尔曼年仅12岁。然而没多久,犹太人生活区就被解散,纳粹党卫军下令犹太人区的居民分成两排



现年79岁的赫尔曼和76岁的罗玛

站立:一排站着的是携带工作证的年轻男子,包括赫尔曼和他的3个哥哥,另一排站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其中包括赫尔曼的母亲。

12岁的赫尔曼跑向自己的母亲,哭着对她说:“我想跟你站在一起。”然而母亲却粗暴地将他推开,喝令他和自己的哥哥们站在一起,赫尔曼回忆说:“她以前从没这样粗暴地对待我,我的心都快碎了,但我知道,她是在保护我,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

赫尔曼和其他波兰犹太人被关进运牛车厢,转移到了德国柏林附近希利本市的一家集中营,这是声名狼藉的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分营。

## 女孩每天向他扔苹果

纳粹集中营内的生活相当悲惨,赫尔曼经常食不果腹,又恐惧又饥饿。一天,他在集中营内散步时,来到了一处看守不容易注意到的铁丝网栅栏边。赫尔曼发现,在铁丝网外面的白桦树后面,站着一个头发卷曲的小女孩。赫尔曼确信周围无人后,开始用德语轻声询问小女孩:“你有吃的东西吗?”

这个小女孩显然听不懂他的话,于是赫尔曼又用波兰语重新说了一遍,这个小女孩这才走上前来,她从自己的羊毛夹克衫口袋中掏出了一只苹果,扔进了铁丝网中。赫尔曼抓起苹果就跑向集中营宿舍,他隐隐听到这个小女孩对他说:“我明天再来看你。”

这个小女孩名叫罗玛·拉德兹基,她比赫尔曼小3岁,也是一名波兰犹太人。不过,她父亲通过一名神父朋友获得了假身份证,一家人假装成基督教徒生活在这家德国集中营附近的一个农场中。当罗玛的眼神通过集中营铁丝网和赫尔曼的眼神相撞时,她就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个英俊的小男孩做些什么。从那天起,罗玛每天都会来到她和赫尔曼首次相遇的铁丝网边,向站在铁丝网另一边的赫尔曼扔去一只苹果。每次赫尔曼捡起苹果后,就会匆匆跑回集中营的宿舍中。

## 她被称作“天使女孩”

赫尔曼和罗玛压根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由于担心会被集中营看守发现,他们见面时从来不说一句话。赫尔曼回忆说:

“我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回到同一个地点,她总是会等在那儿,给我带来一些吃的——大多数时候是苹果,有时也会有面包。我们从来不敢说话或逗留,因为被看守逮住对我们来说都意味着死亡。我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听得懂波兰语,是一个善良的农场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

赫尔曼称,就在他首次遇到罗玛的前几天,他曾在晚上做过一个梦,梦中他听到母亲对自己说:“我将送给你一个天使。”所以赫尔曼相信,这个每天隔着铁丝网向他扔苹果的小女孩就是他母亲派来的“天使”。赫尔曼总是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吃掉罗玛扔给他的苹果,他从来不敢向别人提一个字,因为害怕有人告密,他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杀。然而6个月后,赫尔曼就和自己的哥哥被装进一辆运煤车,押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 二战后失去音讯

赫尔曼在离开前偷偷和罗玛见了最后一面,嘱咐她不要再来了。女孩问:“我不会再看到你了?”赫尔曼回答说:“是的,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要离开这儿了。”

赫尔曼回忆说:“我转身走向简陋的宿舍,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我甚至没有和这个我从不知道姓名的小女孩说声再见。”赫尔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被关了几个月,没过多久,这个集中营就被苏联红军解放了,赫尔曼彻底获得了自由。

二战结束后,罗玛前往以色列的一家护士学校读书,赫尔曼则来到了英国伦敦,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电工,他

们过着各自的生活,渐渐都忘掉了对方。

## 美国纽约奇迹重逢

上世纪50年代,赫尔曼移民到了美国纽约,并于1957年在纽约开了一家电视修理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赫尔曼的朋友西德对他称,他想安排他和一个也是来自波兰的女孩约会。一开始赫尔曼并不热心,因为他不喜欢经人介绍和陌生人约会,不过赫尔曼最后仍然同意和这个女孩见见面。见面后,赫尔曼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罗玛,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家医院当护士,她非常漂亮、和善和聪明。可是赫尔曼不知道的是,这个罗玛正是当年隔着纳粹集中营铁丝网天天向他扔苹果的小女孩,神奇的命运让他们在美国重新相聚到了一起,然而由于他们长大后相貌变化很大,他们都已经不再认识对方!

赫尔曼和罗玛以及他们的朋友随后驱车到康尼岛游玩,赫尔曼和罗玛坐在汽车后座上聊天,谈论他们在二战中的经历。当赫尔曼回忆他曾在柏林附近的集中营被关押过一段日子时,罗玛露出了惊奇的神色,称她二战期间也曾和家人一起躲藏在德国的一个农场中。罗玛接着说:“农场附近有一个集中营,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个小男孩,我每天都会扔苹果给他吃。”赫尔曼惊呆了,他吃惊地问罗玛:“他长得什么样子?”罗玛说:“他个子很高很瘦,在6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去铁丝网边上看望他。”赫尔曼声音颤抖地问:“然后有一天,他是不是要你不要再回去那个地方,因为他要离开那个集中营?”罗玛惊讶地说:“是的!”赫尔曼颤抖地对罗玛说:“那个男孩就是我!”

## 约会当天就求婚

赫尔曼知道,此后他再也不会让这个“天使女孩”从自己身边离开了,他当天晚上就开始向罗玛求婚,他对罗玛说:“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罗玛对他说:“你真是太疯狂了。”然而接下来的礼拜,罗玛却邀请赫尔曼到她家做客,去见她的父母。两个月后,罗玛就答应了赫尔曼的求婚。

1958年,这对二战“奇缘情侣”终于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如今,赫尔曼和罗玛已经在幸福生活了50年,他们生有两个儿女和3个孙子,并在今年夏天度过了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赫尔曼称,他在纳粹集中营内关押时的愤怒和绝望,现在都已经彻底消失了,他学会了宽恕,感到现在的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爱。

## “苹果奇缘”将被拍成电影

这些年来,除了一些最亲近的人外,赫尔曼夫妇从来没有向外人讲述他们在二战中的“苹果奇缘”以及二战后的奇迹重逢故事。不过最后,赫尔曼感到应该和别人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他已经将自己的二战爱情故事写成了儿童图画书《天使女孩》,这个故事目前正在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栅栏之花》,赫尔曼的二战回忆录也将在明年出版。

纳粹大屠杀研究学者迈克尔·比兰鲍姆已经阅读了赫尔曼的回忆录原稿,他称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赫尔曼的故事,迈克尔说:“尽管我当时还没出生,不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者,但我相信它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比这更疯狂的事情都曾发生过。”

兰西

# 庄稼地里套种诗歌的农民诗人

9月15日傍晚,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管彦博打完烤烟嫩芽后,背着一筐青草蹒跚地往家里赶,落日的余晖斜射下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晚上,吃完饭后,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在几张密麻的稿纸上反复涂抹与删改。

管彦博,33岁,贵州省赫章县双坪乡新田村农民。与9亿农民不一样的是,10多年来,管彦博辛勤汗水不仅流在自己的10多亩土地上,还浸湿上万页的稿纸,他除了种植禾苗之外,还有一样很不寻常的东西:数百首精致的诗歌。

管彦博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目睹心爱的诗句。这个“农民诗人”的生存状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法拷贝。

## 一个农家孩子的求学路

“庄稼和诗歌,如两朵在我手掌上燃烧的火焰/我逐渐被耗尽。大地和纸页/渐渐吸干我喷涌的血,我把我的身体全部拆开/连手指也一节一节地折断。我喜欢疼痛//如果挣扎不是一种美,比生命更持久的美/我为何苦苦在白纸上挣扎。群星闪烁/被星光照耀的大地也安详而美丽/然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目光习惯黑暗”

### ——管彦博《诗篇》

记者从贵阳出发,辗转大方毕节等地,8小时行驶500公里抵达赫章县城,沿山脊梁蜿蜒爬行,60公里山路整整用了4个小时,我们才到达双坪乡新田村新田组,管彦博一家住在

一个海拔2300余米的山坳里,一栋100平方米左右的青色石木结构瓦房依山而建,院子旁边是一座烘烤烟叶的烤房,他的书房比较简陋,墙上刻着几个空心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就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管彦博生活与写作的居所。

管彦博家里有80岁左右的父母、妻子、儿子共5口人,一家的生活之本就是十余亩产不出3000斤玉米的黄土。父亲管仕明是一位乡村干部、母亲是文盲、上有大哥二哥三哥和三个姐姐,管彦博在家里最小。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管彦博在泥巴堆里长到8岁时,父母让他跟邻居大点的孩子到附近的坪子村小学。学校位于家门口一座大山的顶上,每一天,他需要带着母亲给他烧煮的鸡蛋或包谷,出门后一直爬山,约一个小时,转过几座小山头才能抵达。

管彦博在那所学校只读完三年级,“因为我们年级只剩五个孩子,无法开班,有三个留级,有个和我成绩稍好点就转到公办学校法都小学”。由于父亲因生病在家,管彦博在学校成绩也不好,几乎每节课都受到老师批评。

法都小学离管彦博家有四公里多,一到冬天,去上课就更加赶不上,每天起来,他还要到离家半公里多的河边去挑一担水回来,再去上学,有时起床晚了,估计要迟到,不吃早餐跑到教室才慢慢喘气,由于学习不好,回家后农活太多,他升初中时落榜,复读一年,他才踏进了初中的大门。

中考落选后,管彦博没按照父亲的意愿去补习,而是拿着父亲给他的50元补习费悄悄来到可乐乡中学。他作出了人生一个重要的决定:读高中。

上了高中后,管彦博学习格外认真,英语也补习上来了。高一那年,三哥管鹏又被学校推荐到西南师大,家里更加举步维艰。

管彦博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带病劳作、日渐消瘦的情形,心里一阵一阵揪心地痛。会考结束,管彦博放弃了高考,怀抱几本文学书籍,“像当年出道的样子,扛着微不足道的行李和诗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

那是1993年12月的冬天。

## 种植土地与诗稿

“我在黔西北一个无名无姓的村庄栖居/一手拖着黑夜一手举着灯盏/独自前行。阳光下我捧读生活的庄稼/夜晚我跟我尊敬的大师和朋友谈话”

### ——管彦博《乡村活法》

从小学到初中,管彦博几乎没有看过课外书籍,作文也屡受老师的批评。到了高中,第一篇作文就意外地受到老师的褒奖,一下子扭转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和兴趣,紧张的学习之余,课外阅读成了管彦博的一种消遣方式。

一次,学校的墙报上抄了管彦博写的一篇小散文诗,当时正在学校办油印刊物《陀螺》的李文均老师见后,对管彦博说:“好好整,要出名的!”

往后,管彦博与办《陀螺》的几位老师渐渐熟悉起来,写

作兴趣日渐高涨。高二那年,管彦博勒紧裤带,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订了半年的《诗神》,认真研读。半年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这个秋天,我不敢回家看望母亲》。

“1994年,我把这首处女作寄给《星星诗刊》之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用稿信,这首诗发表在1994年4月的《星星诗刊》上。”叙述那段故事,管彦博至今还表现出一丝激动的情绪。

管彦博家居住的村庄距县城100多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0公里,水电路不通,人们的生活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燃烧着。这在“高处不胜寒”的村庄,管彦博肩负着两个坚决的任务:种地写诗和赡养父母。

如今粮价不高,管彦博虽种了近十亩地,但即使把一年的粮食全部卖了,也不过四两千多元的收入,除掉肥料、种子钱,最多只能赚三千块钱。解决了吃饭问题,加上喂猪养鸡,已所剩无几。家庭的其它开支仍然要从其他方面找钱来支付。

为了尽量增加收入,1997年,他自学烤烟的种植、烘烤、分级扎把等技术,栽了五亩烤烟。成功以后,他每年都种了几亩,除了2002年因烟站推广红花大金元,由于气候原因失败,仅卖得2000多元钱外,每年都有6000至8000元收入。

管彦博白天在庄稼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晚上在一间幽暗潮湿的小屋里,读书写字,“大山之外的吵闹被阻在大山之外,由于乡村的闭塞与我的

孤陋寡闻,耳朵也清静了许多”,管彦博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管彦博赶着与他相依10年的老黄牛在地里耕地,一只飞鸟从他的头顶飞过,在旁边的树枝上摆动着,管彦博见状,一个意象突然从他的脑海里闪过:人们忽视一只鸟的存在/一只鸟在人们心里/也没什么分量/而我/还花时间去想些东西。于是,管彦博赶忙解开老黄牛身上的犁,跑回家里,迅速写下《庄家地里看鸟》。

管彦博的很多诗歌都是这样“在偶然间获得的”。

## 大山里的坚守者

“一个人的地位低下/并不影响他的高尚/我在黑暗中/依然活得自尊而开心”

### ——管彦博《夜间的我》

1995年年底,管彦博给《绿风诗刊》寄去组诗——《诗篇或世纪音乐》。过了一段时间,用稿回信来了,打开一看,上面写道:“管彦博先生:大作《诗篇或世纪音乐》选留,请勿他投。”就因为那一组诗,他意外地成为《绿风诗刊》的重点作者。

多年来,他耕作的10余亩土地,既盛产粮食,也盛产诗歌。在管彦博的书柜里,记者看到近20个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这是他自1993年至2005年创作的诗歌手抄诗集。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管彦博一边耕地,一边写诗,创作诗歌数百首,并登上了《星星》《绿风》《诗歌报月

刊》等诗刊,创作了三组《诗篇或世纪音乐》组诗及《爱你是我不敢表达的诗歌》等重要诗作。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慧眼奖”(1998年度和1999年度)和“第二届河南省高校豫园星笔会诗歌创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创作简历收入《中国文艺家辞典》等多种辞书,作品《永不放弃》收入《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随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也意外地降落在这个农民的头上。

多年来,管彦博放弃了参军的机会,也没有外出打过工,直到2005年夏天,管彦博因为写诗的原因,他所在的双坪乡政府打算请他到党政办公室处理文字工作。由此,管彦博10余年的生活方式才有了丁点的改变,他写诗也从用笔写字变为用键盘打字。

1997年,因为他写诗和拥有许多书的关系,一个正读初中的女孩经常找他借书看,后来便相互爱上了,并在2000年来国结婚了。2001年孩子管不凡出世,他的妻子柯昌慧在离开学校8年后参加了中考,并被录取到黔西师范,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作为丈夫,管彦博既要挣钱,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但他仍无怨无悔尽力为她解决后顾之忧。

当记者问到未来的打算时,管彦博说:“我仅仅在想,将来孩子在哪儿读书,我就在哪儿打工挣钱供孩子,做好一个标准的走读父亲的同时继续写我的诗歌。”

据《贵州政协报》